

〈玉瓷的碎片〉

在復健科見習的日子裡，我照顧的你是一位四十多歲的男性，先前的職業是一位冷氣裝送員。體格壯實的你躺在病床上，沿著腹部到腳掌的身體表面，卻都失去了感覺的能力，你的下半身不能動，只剩下雙手可以勉強地舉起。而即便如此，在我問候你的時候，你仍然未改受傷前的性格豪邁，說起話來依舊豪氣萬千。

在一旁照顧你的是你的妻子，我一直覺得她的外表帶有一種賢慧與睿智，她除了每天負責將你安置到輪椅上推他去做復健之外，也還餵你吃東西、幫你擦澡，處理你的起居大小事宜。在你無聊的時候陪你聊聊天，和你一同看看電視節目，一同歡樂著，而當你低沉的時候，也一同與你分擔憂愁的重量。

和你們約好談談你們的故事，你們也欣然接受，於是，那一天的下午三點多，在復健科的病房內，簾幕隔著窗外的刺眼的陽光，我深刻地記得那一次的探問。

你說，三個月前，你在西濱快速道路上班的途中出了車禍，對向車道有兩車擦撞而其中一台「飛」過道路的分隔島而「落」上了駕駛座的你，之後你的記憶殘續，便如電影裡的蒙太奇——意識迷矇中似聽見了救援人員的呼喚，而後全身不能動，昏去；似又再一次醒來，開刀房內的場景，昏去；再一次醒來，鼻子嘴巴被插滿了管子，旁邊多位護理人員，意欲叫喊卻發不出聲音，而再度昏去。就這樣，經過了胸部開刀與清創等手術，而後在家護病房內躺了一個月，一度因為呼吸困難而家人拒絕氣切，但卻幸運地撐過了那一關。而後轉至神經內科，在更之後才住進了桃園分院的復健科病房，才被我遇見。

聽這樣的故事到這裡，令我感到恐怖，若不是披著白袍，在和病患及家屬對話，我真想狠心暫停故事，獨自掩面而去。二十多年來，我想，這是自己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理解所謂「飛來橫禍」，從明白到達懂得，生命為何像玉瓷，一不小心就會破碎，甚至你連防範碎片刮傷自己最心愛的人的能力都沒有。對話過程中，我不時觀察著病床上的你和你妻子，在你們的神情之中自然找不到什麼喜悅的流露，但你們說話的語氣之中有一種寧靜、一種堅定，那是我感到十分訝異的——經歷了如此驚心動魄的劇情，還能如此冷靜地跟我這樣對話嗎？

你們說，你們還有兩位女兒，一位讀高中，一位讀國中，我未曾看見過她們，是因為星期一到五，早上她們都在學校上課，而晚上她們需要在家中讀書。假日的時候她們會到病床旁邊看看她們的父親。而一場莫名的車禍，讓她們從小到大無比雄壯、無比威武的父親躺到了病床上，而這一躺就必須是很久很久。

這一次接觸病人的經驗使我難以忘卻的理由並不只如此而已。也談談學習。在問到病人復健過程中曾出現的症狀時，病人對 Orthostatic hypotension、Autonomic dysreflexia、Neurogenic bladder、Pulmonary complication、Pressure ulcer 以自身經驗做了詳盡的描述。我感到很震撼——天啊，這些不都是我前一天晚上才讀到頭昏眼花並且覺得很詭異的不知所云的併發症嗎？那些書本裡的敘述從

病人口中娓娓道出，絲毫不勉強，而竟甚至還沒什麼遺漏，也因此，我也第一次如此深刻地瞭解到，所謂「病人是最好的老師」。

就這樣，我見習醫學生活以來最震憾、最有人文感悟、也最有知識驗收的一次接觸病人，就在復健科的病房悄悄地裡發生了，這之中沒有學長姐或醫師的指導，就只是和病患家屬的一席談話，和一個人讀書的前一個夜晚。

或許，正是因在本科見習的課程之中比較沒有時間的壓力，我才能夠選擇這種喜歡的方式的自主學習，也才因此讓我覺得這是見習一個月以來最喜歡且最享受的時光。沒有匆匆的行程，下午的陽光照在病房外，有幾次這樣的時光也讓我靜靜的思索，發現其實有很多看不見的事實與困難埋藏在平靜表面的底下。

於是再來談談住院。自己以及我的家人都有住院的經驗，也因此，我想我很明白，一旦一個家庭裡有一個人住院，一個人的在生活意義上的失能，相當程度上限制了家中其他人的各種生活可能，進而導致一個家庭一定意義上的殘障。在這個意義上，病房裡住院的是一個個的家庭。尤其，在跟隨醫師查房的過程中，我發現在病房裡躺著的有不少比例的中年男性，看著旁邊照顧他們的妻子，想著想著就不禁讓我難過，因為我不明白，兩位中年人都都在醫院無法工作，如果他們沒有其它經濟上的儲蓄或支助，他們的小孩或他們的父母要怎麼辦？只不過，我也沒有勇氣去詢問，怕真相太殘酷，而給予傷害。

醫學上研究的統計結果指出，對於脊髓損傷之患者最重要的黃金復健時期是損傷後的六個月內，在這段時間之內，病人必須儘可能地進行復健的活動，以促進神經細胞的再生。照護病人的期間，我也觀摩了許多桃分裡的設備，我真心覺得桃分很棒，能夠擁有這麼多種類的復健設備以及完整的醫護團隊，以協助病患們在黃金六個月之內的復健。

只不過，美中不足的是，和一些家屬們的對話中也才知悉了他們實際在照護上仍然遭遇了相當多的困難。受限於健保制度為了避免佔床的規定，即使在黃金六個月之內，病患們仍然是每四週就必須轉到另一家醫院，這其中病患移動的麻煩不說，在中間申請的過程中，也還可能遭遇到要去的醫院滿床的情形，而有不少的復健內容是只有在醫院，藉由一台數十萬、數百萬的機器才得以進行的。於是，在復健科相關的照護學習一再地提醒著我，如果在這幾個月待在家裡，也就相當於放棄了一大部份的希望。這些種種，也才使我明白整個醫療照護的過程其實還有相當多需要再努力的空間，值得我們為之奮鬥。

醫學上的所謂「預後」，指的是一位醫師，因為擁有醫學上的經驗和知識，所以比其它的人們更能夠病患預期後續一半的人生。身為一位醫學生，我在這方面的能力固然尚嫌不足，不過在做了神經學的檢查，用牙籤、棉棒，以及肌肉力量的測試之後，並且研讀了你的疾病相關資料，我上了資料庫查詢完全性頸段脊髓損傷所對應到的預後，但是後續心靈上寄生的一股低沉與疲憊，使我不忍繼續

想、不忍繼續說。

妻子將手放入了你厚實的掌心，你以微弱的力量輕握。看著你們的平靜的互動，而即使我滿腔熱忱，滿心澎湃，自己卻什麼也不能為你做，只能告訴你必須長期地做復健，和給予你幾聲的加油。

復健科見習日子已到了尾聲，到了該與你們分別的時候，你們復健的路還很漫長，望不見盡頭。而雖然不知你們將遷徙去何方，不過和你們的對話以後，使我明白的是，這整個事件很難去說一定是妻子救援了丈夫。這場車禍，在更高的層次上，或多或少應也使你們的情誼關係產生了質變，誰能說，這一場車禍是不是救贖了，或是徹底地昇華了你們倆人之間一輩子的愛情？我看見，愛在醫院裡面也能發育成苞蕾，盼沿著你們的行跡，在醫院外面的往後日子美麗地盛開。